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变迁图景中的乡土众生

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写的是晋 南一个小村子"南无村"的变迁和村人群 像。谈《众生之路》,总免不了会拿它与作者 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母系氏家》来作对比与 二者首先一点的区别在干,《母系氏 家》重点写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女性 人物,是母女、婆媳一家两代女人的人生故 事,角色限定范围较小,叙述重心也在于家 庭之内;而《众生之路》则以近三十年来中国 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暗线,塑造出了在此背景 下的比较完整的乡土众生群像,具有了更强 的社会性和一定的乡土变迁史的意义。

我们可以给《众生之路》中的人物略作 一个统计分类。这些人物虽然最根本的身 份都是农民,但他们在村里都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 本身的身份特征也有所变化。比如以庆有、 铁头为代表的新一代的农民,在务农之余, 还在外打工挣钱;以云良、连喜为代表的乡 村能人,有能力、有办法开办榨油厂、纸箱 厂,并招募村人进厂打工,他们扮演着乡村 经济的领头人;以银亮、嘉成、天平为代表的 村干部,都深入地参与到了乡村的政治和经 济生态的营造与改变当中;以二贵、兴儿等 为代表的病弱群体,又各自起到了一面镜子 的作用,照出了周遭一切人的嘴脸,照出了 人情冷暖;还有以兴儿爸为代表的老一辈 人,坚守家园、土地亦即惯常的生活方式而 不可得,等等。

最初的时候,乡村生活除了农忙时节大 部分时候都还是舒适惬意的,于是,故事的 叙述语调就比较舒缓,人物的行为也着重于 劳作之外。比如学书跟着庆有偷瓜和学书 打银戒指两节故事,便如散文一般,总体上 细节大于情节,合乎旧日乡村的气质,值得 慢慢品咂。然而,同时作者又很注意在舒缓 之中加入起伏。比如,学书不再担当后方 "放哨"的任务,而是跟着庆有深入青纱帐 "前线"去偷瓜,本来庆有从来都是用自己的 镰刀,这次却嫌自己的刀把短了,要用学书 的镰刀钩西瓜。这一情节,按说是可有可无 的,但是有心的作者这么穿插一下,既可增 强故事的动感,又可以使学书这个人物在事 件中融入得更深。又如,将打银戒指跟父母 在雨前抢施化肥结合起来,不仅增加了故事 的变量和曲折度,同时又是对时代背景和时 代精神的一个响应,因为父亲认为在下雨前 施肥效果好,是"科学种田"。

在"科学种田"兴起的同时,外界的经济 新风也吹到了南无村这个小地方。在小说 中,其表现一是大组合柜的流行,二是专业 户的诞生。"十组合"成就了福娃这个新时代 木匠的发家史,工厂解散车队搞承包带来了 二福紧接而来的风光。这兄弟俩,算是早期 的乡村能人。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他们 的角色很快便为云良、连喜所替代,而且是 升级换代。到了这个时候,作者对于乡村生 活和人物心理的细节描摹便省了些笔墨,而 故事相对密了起来。

有了云良、连喜这样的乡镇企业家.便 有了庆有、铁头这样在工厂打工的新农民, 而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初期农 村土地改革动力对于土地的增值能力的减 弱,更有了远离乡土而外出打工的"农民 工"。出外打工的多了,没年轻的帮忙,就开 始花钱聘请专业的理事会来操办红白喜 事。经济基础的变化,直接改变了乡土之 上的思想观念和传统的乡里关系。再而 后,当连喜这样的乡村创业者有了一定的 经济地位之后,又开始对政治地位有了需 求,从而又牵出了乡村政治生活中不成熟的

本土创业者都是小打小闹,因为"世界 是平的",很快域外经济就把触角伸进了南 无村这个小地方,当经济大雪球轰隆隆地滚 过,终于,到了最后,竟然将庄稼地乃至村庄 都连片粘走了。韩国工业园在南无村征地, 村子在短暂的兴奋与颤栗之后,结束了自己 的历史,村民集体搬迁,做了城里人。只有 老农民兴儿爸一个人还在留守,并勾起了出 售南无村的经手人、最后一任支书银亮失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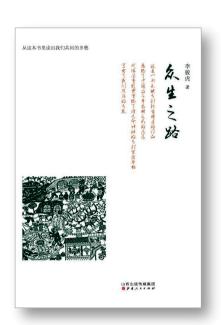
文学评论

其实,整部书在叙述语调上一直都是舒 缓的,作者似乎是有意要借此来延缓对于田 园生活的惬意回忆的消逝,是出于眷恋。而 整部书,正反映了作者回不去了的心伤,以 及立此存照的惜别之情。就像罗大佑在《鹿 港小镇》中所唱:

归不得的家园鹿港的小镇,

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除去在社会性上比《母系氏家》更加开 阔和丰富之外,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上,《众生 之路》也比《母系氏家》有了更为完整的体 现。《众生之路》给出了两条路,一条是活着 的路,一条是死去的路;活着的路又分为活 得好的路和活得不好的路。在《众生之路》 中,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许多人用非正当的 手段攫取利益,许多人的身体与心智乃至道 德良知都有了残缺,甚至出现了儿子结婚老 子死、东家的丧事尚未完毕西家又有人服毒 的情节安排。可是,作者同时又没有刻意地 悲情,也不特别地淡化,只是那么样地呈现 了出来。或许,其原因正如作者在书末借学 书之口所说:"都是乡亲啊,死了那么多人, 我怎么就没有悲伤了呢? 我什么时候失去 了那颗淳朴的心?"然而,这种情感的迟钝, 又何尝不是见惯不惊的结果呢? 在经受着 经济的、观念的冲击的小小南无村,一个个



的人不是殁了,就是残了,或者沦落了,直到 最后全体失去了家园,这既是生命力的离散 与破碎,又象征着乡村的败落。当经济社会 的发展鼓动起人的各种生命欲望,并且打开 一扇可以实现他们欲望的大门的时候,一方 面,它必须持续地为他们鼓气,另一方面,这 欲望又会对社会伦理与秩序形成反噬,就是 在这一鼓一噬之间,田园旧梦不再。

在所有人物当中,二贵是走向死亡最不 突然的一个,他不是横死,也不是自杀,而是 得了胃癌,他走在断头路上,向众人作了最 触动人心而漫长的告别。最后,当南无村的 村庄、耕地都被征用之后,已经有名无实的 支书银亮也作了一次漫长的告别,但那是对 土地的依依不舍。他跟最后还在坚守的兴 儿爸一样,根子上都是农民。这一共性,决 定了他们对土地的感情的共通性。

■创作谈

那些年,农村的日子过得艰难,我们用远 古祖先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在天地之间耕 作。未曾改变分毫,山还是那座山,河也还是 那条河。田野尽头的村落里,炊烟袅袅、鸡鸣 犬吠,家家户户的灶屋里,干柴在炉火中噼啪 作响,各种木柴和秸秆的烟气缭绕在一起。邻 里斗气,夫妻拌嘴,婆媳打架,有人想不开了, 就从门背后的旮旯里提出一个棕色或白色画 着骷髅的瓶子来,喝下剧毒的农药。自杀是一 种传染病,会一连好些年都有人这么干,有时 一年会有两三个,仿佛喝下去的不是呛鼻子的 农药,而是一碗凉水。村里人也不会说"自杀" 这么时髦的词儿,当被问及某人怎样死掉的, 只会轻描淡写地回答一句:想不开,喝了毒药 了。比起一个人生命的结束,大家更重视的是 他的葬礼,一个人的死亡就成为一个村庄的节 日。上苍是公平的,所有人都只被赋有一次生 死的权利,因而生命是最宝贵的。然而生命又

不是同样宝贵的,有时候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别人不当回事,自己 也不当回事。《众生之路》写的不是生命的宝贵,而是生命的卑微。

我在理智上一直不能接受的,就是农村人对生命的漠视,对别 人更对自己。他们内心充满着对自己的蔑视,我做了18年的农 民,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种话:"咱一个受苦的,咋都行。"而一个 病入膏肓的人,不是散尽家财救命,惯常都是带着平静而温柔的笑 容慢慢地说:"活几天算几天吧,别拖累娃娃家。"造成这样对生命 的态度,当然物质的匮乏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种对死亡的超然却 是一辈辈留传下来的。这些习惯了吃苦并且安于命运的人们,他 们对自己那样马虎,但他们对乡村的礼仪却相当讲究,有时讲究到 苛刻的程度,他们对于文化的景仰也是发自内心的,谁家娃娃学习 好,一家子会跟着受赞誉。除了红白喜事的聚会帮衬,邻里之间借 东还西,生产工具基本上是通用的,牲口也是通用的,甚至有时候 连劳力都可以借,形成一个共同劳作、为生存齐心协力的大同世 界。我在想,现代人对乡愁的情结并非是一种矫情,当我们都被禁 锢在森严壁垒的水泥森林里,那种对曾经的乌托邦式的乡村社会 的怀念是真诚而美好的。

我曾经历工业大潮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冲击,亲身参与对工业 污染的斗争,为此差点被人设毒计陷害。当一块春播秋收、自给自 足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一个大工厂,它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刺激 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垮毫无免疫力的乡村秩序,对农民脆弱 的内心更是摧枯拉朽一般。被乡村文明维护了几千年的生活秩序 和道德准则瞬间会被冲垮,世道人心也为之改写,原本远亲不如近 邻的乡亲,也会为之结仇。

中国工业过度过速发展,导致了几千年农业文明的迅疾崩溃, 当我们回过头来想挽留精神家园的时候,它美丽的背影已经成为 了乡愁,永恒的乡愁。

■新作快评

何

厶

的灵魂

高艳国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 《中国作家·纪实版》2016年第4期

民主试验。

当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之时,走进和平阳光之下的人们无不庆 幸自己躲过了刀光剑影。然而战后的一切似乎并不会完全归于寂 静,留给人们记忆的将会有种种难以平复、难以忘却的隐痛。那些在 战火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浴血征战的军人们,或在战场上迎着枪 林弹雨轰然倒下,或蹚过烽火硝烟从此步入平淡寂寞的生活,都在战 后给人们提出这样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善待每一个 曾经喋血疆场、为国征战的将士? 那些千千万万逝去的老兵之魂是

高艳国、赵方新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老兵安魂曲》通过力透纸 背的叙述,让我抵近地认识和了解了三位面容沧桑、大义在心的国共 老兵。他们满怀无尽热忱,历经重重困难,执著而孤绝地为那些至今 仍无所归依、依然漂泊的老兵之魂寻找安放之所,令人不能不对之 产生莫大的敬意。两位作者为某种使命与激情所驱使,看重、投身 和专注于这一题材的开掘和写作,以可贵的耐心与热情戮力完成这 部体现沉思、大爱与良知的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刻

《中国老兵安魂曲》既是一部内容厚重、振聋发聩之作,也是一部 激荡心灵、发人深省之作。它引领我们从今天站立的时代经纬点出 发,回看和记忆那些应当回看和记忆的历史和人物,进而审视我们当 下已经变得有些荒芜漠然的灵魂。值得注意和深思的是,作品中三 位分别来自山东、山西、台湾地区的老兵,在他们所经历的战争或生 活的年代,或经受过血与火的无情洗礼,目睹过战争的惨烈;或因所 亲历的种种见闻,深知战争与军人的固有内涵,珍视生命的意义和价

值。他们的感情世界更加炽烈、真挚和纯粹,他们对战争的牺牲者和幸存者有着无与 伦比的深厚情感,更珍视老兵的牺牲,更看重亡灵的安妥。这是与远离战争,生活在和 平环境之中的人们所可能具有的平淡与漠然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都是因为某个偶然事件或场景所触发才走上这艰难漫长的安魂之旅,如王艾 甫在古玩市场意外发现未发出的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高秉涵作为同乡中的年 纪最小者受老兵们带骨灰回乡的托付,老家的三座无名烈士坟墓激发了郑沂家的感恩 之心,萌生出为烈士寻找名字的愿望。几十年里,他们永不放弃、永不言败,为烈士、为老 兵们安魂,抚平历史和战争的伤口,他们的义举、善举甚至是壮举动人心扉,感佩天地,显 出的是他们精神与人格的非凡与伟大。

作品中,我们真切地认识到,每一个战斗者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连接着一个具体 的家庭和亲人。战士冲锋时倒下只在顷刻之间,这种生命在瞬间的消失给亲人留下了 无尽的哀伤与思念,及时获悉噩耗的自然会悲痛欲绝,而那些杳无音信的牺牲者的家 人们常常要用几十年的时间来盼望、守候和等待。作品最为动人的莫过于老兵魂归故 里的那一刻,当那些绝望的亲人们从历史的缝隙中重又得到确切的消息时,那种猝然 而至的哭天抢地;当那些曾经的烈士魂归故土时,望穿双眼的亲人们却早已凄然离世, 而他们的故土已无人守望,只有远远围观的乡亲……

这三位为亡者安魂的贤者和圣者,完全是凭着对烈士、对友人、对为国征战者的珍 重,以微弱的力量进行着苍茫的努力,历尽千辛万苦让殇者和逝者魂归故土。期间经 历多少的艰难与曲折,非亲历者是难以想象和尽诉的。每一次成功的寻找,能够给这 些安魂者以多大的快乐与宽慰,相信也是难以形容与言表的。从他们的身上,作者揭 示的是一个民族对英烈不改的敬仰与崇尚,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不变的精神气质与境 界。但同时,作者又下笔凌厉直书其事,将高秉涵、王艾甫、郑沂家在为老兵安魂过程 中所遭到的种种冷遇、猜疑乃至刁难和盘托出。这无疑是对不作为、傲慢与冷漠的针 砭和拷问,作者的写作意在唤醒人们沉睡的良知和漠然的内心。

《中国老兵安魂曲》以梳辫子的方式和非常精细的笔墨,交替进行三位主人公的叙 事,形成一个互相映衬、互可参照、互为补充的有机整体。 三位主人公虽处在不同的时 空,却体现了情怀与精神的同构,体现了共同的精神维度和价值尺度。作品以极富张 力和感染力的文字,写出了历史与人生的炽烈与凄凉。此外,我们还时时被作品的情 怀和思想性所穿透,作者时时站在今天的角度,站在超越战争和政治的角度发出沉重 的无奈和无限的期待,这或许是在告诫人们,一个真正强大起来的民族,一个要向前走 很远的民族,一定要有宅心仁厚和更加宽广高远的胸怀,一定要有"敬仰英烈、崇尚英 雄"的传统,让牺牲真正成为轰轰烈烈的壮举,成为全民族永远的铭记和祭奠。

《熬鹰》:传统价值观的现代转换

老藤的小说《熬鹰》由4个相对独立的小故事 组成。小说开篇拦腰起笔:"尚在金榜题名亢奋中 的郑小毛,到庙西镇报到那天,被兜头浇了一瓢凉 水。他被主管人事的副书记老胡告之,马上到白 狼河源头的金花山村挂职村委会副主任,为期一 年。"将故事的起始直接切入或变成了一个故事发 展的动机,并为以后的叙述提供了无数的可能。

由于父亲逼迫而考上公务员的郑小毛,刚刚 上任就被指派到全镇最偏远的金花山村挂职锻炼 一年,郑小毛的怨愤可想而知。为了让郁郁寡欢 的郑小毛重振信心,金花山70岁的老支书金兆天 给他讲了老范、老皮和师长有关熬鹰的三个故 事。一介书生老范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金花山 村劳动改造,整日怨天尤人的老范在金兆天的劝 说下开始熬鹰。在经历了熬鹰磨砺之后,他明白 了"熬,就是磨去锐气和戾气,在人和鹰之间建立 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此与金花山的父老乡亲打 成了一片。老皮本是八级钳工,在"文革"中当上 了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被开除党籍和公

职,发配到金花山。同样通过熬鹰,老皮懂得了每 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择的,从此重振信心,开始 新的生活。师长则是一个远近闻名的英雄,位高 权重、颐指气使。但在与金兆天比赛玩鹰后,也豁 然开朗,洞彻人生。老范当了大学校长,老皮去美 国做了工程师,师长也被"熬"成了部长。

老范、老皮、师长的三个小故事相对独立,如 同俄罗斯套娃,套扣在郑小毛的故事中。然而,老 藤似乎偏偏要挑战读者的阅读惯性,他安排了一 次精巧的回转,郑小毛熬鹰与老范、老皮、师长不 同。或许是金兆天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给予 了更多的期待,他带着郑小毛上山去捕"他还从来 没捕到过这种翼展比人都高"的、被称为"风鸢"的 金雕。捕获风鸢的过程出人意料的艰苦卓绝,一 次又一次的失败,大大削弱了金兆天的气场。"金 兆天性格大变,无论郑小毛怎么说,他都不再进山 捕鹰。他烧掉网具,卸掉西屋挂了几十年的小秋 千,金盆洗手不再熬鹰"。故事这样的结局极具颠 覆性,这是金兆天对自我的否定,同时,也是对老

范、老皮、师长们所"熬"出的苦尽甘来的质疑。小 说的结局,虽说是情理之中,却绝对是意料之外。 老藤为年轻的郑小毛安排了另一条出路。郑小毛 不再熬鹰,而是在金雕凌空翱翔的雄姿中领悟到 人生的真谛,辞去公职,放弃了世俗眼中的"高 山",偏偏要在平地上走得更远。

郑小毛最终走上了一条自由的、能够实现自 己人生价值的生活路径。金兆天的"熬"代表着传 统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和抱负,但同时也会导 致对人性的摧残;郑小毛的"熬"则重在个体外在 的生命实践与内在精神的交融。小说的结局蕴藉 着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传统的文化价值 观与当下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什么关系? 它是否需 要进行现代化的转换?这个转换的途径又是什 么?这其中裹挟着些许无奈、惆怅和悲怆,但在新 生代郑小毛的身上又让我们真切地触摸到一种呼 啸而来的生命活力。可以说,小说的可能性,是仰 仗生活的可能性的。我想,或许这也恰恰是老藤 小说的魅力所在。

《大道留真》:别开新体,传神立人

□丁晓原

江苏太仓钟灵毓秀之地,这里"盛产"科技和 文化名家。吴健雄、朱棣文、吴晓邦、朱屺瞻、宋文 治等,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当代太仓名人。 宋玉麟则是其中至今依然活跃在中国美术界的太 仓籍著名艺术家,周和平以宋玉麟为对象写成传 记《大道留真·宋玉麟》。这是一部别开新体、得传 主形神的立人之作。作品中有着"充满魅力的人 和事",很值得我们去品读。

一般的传记作品大多采用纪传体的叙事方 式,即以人物人生的行进为时间轴线,以其具有个 体生命史意义的活动为叙事中心,同时又关联传 主居处的时代演进,建构关于传主自身的历史。 《大道留真·宋玉麟》弃模式而不用,根据传主宋玉 麟人生的特质和作者的觉悟,采取灵便自如的结 构法纪传人物。第一部分以纵线叙说,从"水乡之 忆"及至"游弋于中西之间"、"画院岁月",到"执掌 省美术馆"、"重回画院",清晰地刻画出作为艺术 家的宋玉麟有姿有色的人生行旅和艺术创造。饶 有意味的是,这一部分采用了访谈的形式。意味之 所在,正如和平自己所说,"更为亲切而随意,这 也符合他(宋玉麟)的个性"。访谈的形式既关联 着人物的个性,也反映了作者求取传记叙事"变 体"的自觉,它减除了纪传作品通常的起承转合 的过渡性安排,从而使文本由冗重而为轻便。更 为重要的是,贴合传主的访谈设计,能深度地传 神地开掘人物的心路历程。在"亲切而随意"的 言谈中,传主会更多地袒露内心所思所想所感所 悟,从而使作品更多地传导出生命个体种种的温

度和情味。

作品由一张宋玉麟和父亲宋文治在1951年 的留影进入到"水乡之忆",而这一部分访谈的首 问"你小时候对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正是由 此而来,自然而悠然地牵出传主的忆语。这样的 入题十分灵巧地奠定了传主自身独特的人生与艺 术发展的逻辑,又导引着整部传记许多富含故事 性的人物叙事:"拍这张照片6年后,宋文治先生 进了正在筹建中的江苏省国画院,成为了一名专 业画家;再过了26年,他成为了画院的副院长。" 而宋玉麟"在28年后,也循父亲之路,进了江苏省 国画院,以后又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在中国 美术史上,父子(女)相袭成为画家者众,皆为名家 者少,而如同宋家父子"这样的情形,则"鲜有所 闻","这张照片是艺术家族的重要印证,也可看作 是中国美术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经作者这样 的解读,读者对传主特异的人生故事产生了期待, 而作品的独特价值就具体地蕴含在作者与传主的 访谈以及作者的叙说和论述之中。

范小青在该书的序中指出,这本书的风格"新 意盎然",这种"风格"正来自作品另开一体的别致 写法。第一部分的访谈,读者从家常式的聊天中, 分享着艺术家的人生精彩。而第二部分"大道留 真——宋玉麟先生艺术道路简论"、"故意新 貌——宋玉麟先生细笔山水"和第三部分"意趣之 美——宋玉麟先生的花鸟画"、"自由心境——宋 玉麟先生的书法"、"风景旧曾谙——宋玉麟先生 油画、水粉画"等,又是一种写法,换了另外一副笔 墨。如果说第一部分故事访谈主要是纵向勾画出 传主重要的人生站点,那么第二、三部分则主要是

"横写",重在通过作者的论述、分析和鉴赏等揭示 艺术家多方面艺术创造的特质和价值。在作者看 来,这些部分所写正是显示传主独特生命价值关 键之所在。如果沿用传统的纪传体写法,就无法 凸显宋玉麟之谓宋玉麟之处。

作者既能入乎其中感悟,又可出乎其外观照, 以其富赡的学养和灵颖的感悟,抵达画家的心灵 本真和艺术创造的独特。在和平看来,宋玉麟的 艺术个性具体体现为"用'心'写出古典之美","用 '细'写出优雅之美","用'情'写出人文之美"等, 这样的言说可谓知人之论。这种纵与横的构架使 整部传记感性的叙说与学理的论述具有内在的逻 辑关联,相生相成、浑然一体。

传统的传记书写方式较为单一,基本上只是 语言文字的叙述。我们读《大道留真·宋玉麟》,第 一印象就是它的精美,最初吸引读者的是其中精 美的画作和珍贵的照片,使这部传记更具文化性 和可读性。照片、图片之于《大道留真·宋玉麟》并 不是一般地作为插图增加视觉效果,而是成为一 种具有特殊表现力的图像语言。穿插于文字表述 中的照片,或为传主人生行旅中站点提供了现场 情景,或对艺术家创造具有重要关联的人与事作 了具象再现。最为悦目可心的是那些体现了艺术 家宋玉麟绘画书法特质特性的代表作,数十件作 品姿色百生、气韵可感,其间流动的色彩线条、跳 跃的韵律意味,美不胜收。文字语言和图像语言 的有机融合相生,既尊重、满足了读图时代读者新 的阅读需求,更本真地反映了传主宋玉麟艺术创 造人生的"形"和"神"。